

壮士压倒千重浪

——南通国棉三厂职工横渡长江采访回忆

□罗振新



和民兵职工一起,从青龙港乘船到崇明岛牛棚港附近的江边深入了解,在长满芦苇的长江边上,我和参加横渡的游泳队员们一起卷起裤管,赤脚涉过膝盖深的泥浆地,看到了民兵职工认真刻苦训练的场景,受到很大鼓舞,也搜集到不少好的素材,返回市区后很快就拿出了初稿。稿件形成后,我反复征求各方面意见。记得稿件中有一段:“江风阵阵,大雨哗哗,茫茫雨雾遮住了游泳健儿前进的方向,但是他们凭借着潮水的流速,仍然挥臂自如,破浪向前——”一位老同志就提出疑问:江面上有风,而且雨又很大,这样的天气哪来的雾呢?我当时说,我在现场感受到的,前面确实一片茫茫,看不到方向。这位同志听后告诉我,在这种又是风又是雨的自然环境下,雾是肯定不会有,但南通国棉三厂组织员工横渡长江是在长江下游地区,这儿离入海口很近,江面宽阔、水深流急,加之又是风、又是雨,雨珠互相撞击形成雨幕,能不影响视线吗?他的解释使我茅塞顿开。在听取意见、修改后,我最终将稿件斗胆地寄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时还没有电视台),后来根据中央台的要求,又对稿件进行补充和修改,不久1973年9月27日中央台以南通市人民武装部文章的形式,在中央台“体育节目”作了广播,这个时长15分钟的体育节目,全部被这篇文章包揽了。这也是南通市人武部有史以来首次在国家级新闻单位“亮相”,不仅为我市争了光,也极大激发了我们搞好民兵通讯报道工作的积极性,发稿用稿量也有了明显提高。

上世纪70年代初,我从南通人民广播电台充实到南通市人民武装部从事专职民兵通讯报道工作。由于当时地级市南通日报已停刊,部队(人武部)录用稿件必须要在省级以上新闻单位刊用才能统计,因此作为专职民兵通讯报道员,我们都在千方百计挖掘报道素材,以图在省级以上媒体稿件录用上有所突破。1973年7月,基层一位人武干部向我提供了南通国棉三厂连续两年组织员工横渡长江的新闻线索,在向分管报道工作的市人武部领导作了汇报获得支持后,我次日即启程去国棉三厂采访。

初战告捷上了中央台

南通国棉三厂地处市区大约60公里外的海门三厂镇,带着市人武部开出的采访介绍信来到国棉三厂,我直接找到厂人武部部长黄水良,此前他已经接到市人武部领导的电话。在他的支持下,我便逐一对企业领导、部分参加游泳的民兵职工进行采访,还

新华日报上有所反映。我提前赶到海门三厂镇,搜集国棉三厂组织职工横渡长江的新素材、新材料;同时积极与省报沟通、联系。那时候发稿通讯手段远不如现在,没有传真,电话录音也不可能,一般稿件都是通过邮寄。逢到重要的选题稿件,得专程到南京送稿,复写的稿件分别送省报、省台、南京军区政治部“东海民兵”杂志等多家媒体。与媒体记者编辑接触后,再根据他们的要求,直接在南京对稿件修改、补充。南通国棉三厂的稿件送到省报后,就是根据编辑的意见改成了两篇。一篇《南通国棉三厂党委加强对群众性游泳活动的领导》的消息稿和《迎着风浪前进——南通国棉三厂民兵职工横渡长江侧记》的通讯稿,这两篇稿件先后在新华日报刊出,有力促进和带动了各地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开展。

“一稿三吃”出彩体育报

既然是体育活动,就不能不考虑当时由国家体委主办的国内外体育门类最全最大的综合类报纸——《体育报》(现改为《中国体育报》)。在这之前,我与体育报编辑部群体组有过接触,便试着与群体组毕组长联系,正巧,他也有选题约稿,而且不谋而合正是约的南通国棉三厂横渡长江的稿件,他专门给我写信,后来还拍来了电报,要求稿件最迟在当年7月7日前寄到编辑部,如因故不能写,也请马上回信,以便另作安排。这样的好事我岂能放弃!7日之前完稿、而且必须要寄出,意味着南通国棉三厂组织民兵职工横渡长江的时间就要提前,但改期后的天气情况、当天长江的潮涨潮落,这些都必须重新考虑。时间不能拖,为了完成《体育报》社交办的任务,我当即向部领导汇报获得支持后,赶到了南通国棉三厂。这项活动仍然由厂人武部全权负责,我找到了厂人武部黄部长,黄部长在与厂主要领导沟通后,多次向气象部门咨询,最终决定提前组建厂民兵

下水前,南通国棉三厂民兵团横渡长江小分队游泳健儿们与厂领导及工作人员合影,后排左1(穿衬衫下蹲者)为本文作者。

团横渡长江小分队,脱产进行游泳训练,我又一次与游泳健儿们近距离接触,获得了不少鲜活的游泳素材。横渡长江那天,我随他们一起乘船从青龙港去崇明岛上的牛棚港,出发前还和他们一起合影。他们下水后,我乘船一直跟踪在游泳队伍的左右关注着他们。只见他们时而展开双臂,在江水中劈波斩浪;时而两手划浪,如水中蛟龙,奋战着波涛。在游泳的队伍中,我发现多次参加过横渡长江的小许,反倒落在游泳队伍的后面。经过了解,原来他们中不少人都自愿结成对子,由老队员带新队员,此刻小许就是以这样的“小教员”身份,带着第一次参加横渡长江的小应,互相勉励着破浪前行。我为游泳健儿们的拼搏精神而感动,更为他们的互助精神而震撼,这些动人场景,后来都被我写入了稿件。稿件完成后,为了赶时间我直接从青龙港乘船赶到上海,来到上海最大的邮电大楼,将稿件按时发往北京《体育报》,同时给中央台体育节目也寄了一份,第二天再从上海乘火车到南京,与省级媒体作了交流。人还没有返回南通,市人武部就接到了中央台的电报,称稿件将在1975年7月16日的体育节目播出。回到南通不久,《体育报》一版二条位置也刊出了此稿。这一年,南通国棉三厂的游泳稿件就被2家国家级媒体刊用,同时江苏省台也播出了此稿,在全市收到了一定的宣传效果。

采写南通国棉三厂游泳的稿件已经过去了45年,由一家企业组织职工参加横渡长江,而且连续坚持了五年,在我市也是唯一而且完全可以载入史册的。游泳稿件先后被省级以上报刊录用就有6篇,其中国家级媒体就占了一半。这除了当时的政治大气候外,该厂党委的高度重视,人武部门的全力推进,职能部门的协同配合,民兵职工的踊跃程度等等,都是分不开的。我为他们而感动,也为自己的辛勤付出收获的硕果,感到由衷的欣慰和自豪。



江海风物

大锹

□孙同林

大锹是一种挖土农具。

大锹就是铁锹。大,在这里与“拖”同音,“拖锹”,这就像苏中乡下人将兄弟中的老大称“拖爹”,大拇指称“拖拇指”一样,“拖”在这里有第一、独“大”的意思。网上常有人将铁锹跟铁锨等混为一谈,也有作单独解释的,说铁锹作挖土和铲土用,事实上是不准确的,铁锹只用于挖土。

大锹在曾经的水利工作中功不可没。

大锹的确是够大的。大锹的形状是上窄下宽,锹长2尺左右,而它阔大的口面就有8寸宽,锹口带一点弧形,锹头上面是木柄,木柄也只有两尺长短,锹柄的顶端装有一拐子,俗称锹把儿。

大锹与木柄结合部有一个“库”,这个库的口面很大,大锹头跟大锹柄装配的时候必须在库里加塞木块,于是,锹库便成为人们挖土时踩脚助力的地方,下锹时,手脚合力,入土效率更高。

当年,一根扁担,一副泥络子,一把大锹,外加一柄钉耙,就是河工人主要家当。泥络子是大锹的绝配。畚箕是不适合大锹的,大锹挖出的土块总是方方正正,很大的一块,往畚箕里一放,畚箕口肯定吃不消,会被压扁,泥络子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泥络子干脆就没有上口,土块根本压不到。泥络子的构造简单,成本低,一只泥络子环,里面用绳子绷一张网就成了。

当年河工,一些好的挖泥手,使用起大锹来快手如飞。下层土是含水的,挖出的土容易成块。用大锹挖泥,先开一条沟,然后左边一锹,后面一锹,一块大垡就形成了,然后,两只手一上一下,握牢锹柄,一撬一送,土块就顺利进了泥络子,每一块垡头总在50斤以上,一担土四块垡,也就是200多斤了。听说说起来容易其实做起来却难,我开始挖锹的时候,总是挖不成垡,一是受力气限制,再是手头不熟练,挖出的泥块这边一滚,那边一滚,或者中间一断,或者土块掉了头,忙得气喘吁吁,却还是跟不上趟,始知自己不是个上河工的料。

大锹最出彩的时候是开河坝。开河坝就是新河挖成了,打开坝头,将外河水放进来。大河开坝不是一件小事,一般都会有领导到场,如同后来的剪彩。开坝大多以举旗为号,领导一声令下,发号人员红旗一挥,开坝手们便挥舞起手中的大锹。一边是新开的河床,一边是老河水面,大坝两边的落差达6~7米,当开坝手们打开大坝的时候,老河道的水凭着落差顺势而下,白浪滔天,气势恢宏,老远就能听到轰隆轰隆的巨响。每逢开坝,必是引来一河两岸看热闹的人,观者们无不为之惊叹,有人曾为之唱出“一痕初见海门生,顷刻长驱作怒涛”的诗句。

开坝手是带有危险的。当坝口一打开,水一下子便涌了进来,开坝手下脚泥土松动,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踩空被大水冲走。同时,开坝手又责任重大,他们必须将大坝上的泥土全部趁着大水挖走,连坝根都要清除掉。因此,开坝手必是由千里挑一的大锹手承担。开坝手一般由10~12人组成,开坝时他们站在坝心,从中间向两岸开挖,这时,只见大锹飞舞,雪亮的锹口在太阳光下银光闪闪,豁口在他们的大锹下越撕越大,越撕越大,直到水流减慢,逐渐平缓……

我父亲常以多次担任开坝手而自豪,也常为自己是大锹手自豪。

父亲使用过多少把大锹已经无法考证,但父亲上河工的形象在我记忆里永远抹不掉。每年上河工,父亲的行装就是一副泥络子和一把大锹,就像文人的一支笔和一只砚台。父亲说:写字人要有一支好笔,挖泥人要有一把好锹。

那时候,上河工人基本都使用同一种大锹,它们的口一律向外张着,锹库粗厚,特别适合大量挖泥使用。父亲的大锹曾随他开过河坝,修过海堤,挖过土堡,他以一把大锹,走南闯北,见了不少世面。大锹扛在父亲肩上,挖遍全村无敌手。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不再有水利工程,大锹便失去往日的荣耀。父亲试图用那把上河工的大锹转用于大田里农田作业,开挖排水沟,却行不通。因为,大田里的排水沟要求比较窄,而大锹挖出的排水沟却又宽又大,不符合标准。后来,父亲只好买了一把小型铁锹——塘桥锹。这种锹上下一样宽,4寸左右,没有库,也是专用的——开挖排水沟。

大锹似乎是与父辈一代人相伴的,他们来时大锹来,他们老去大锹走,现在的乡下,再难找到大锹,难怪人们将其与铲土工具混为一谈。

征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江海风物、老建筑、习俗杂谈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

南通老年人体育

□程太和

习俗杂谈

单位逐渐重视老年人工作,市区相继成立老年人乒乓球、篮球、门球队,老干部网球、棋牌、桥牌队。老年人长跑队除参加市区组织的长跑活动外,还到其他城市参加长跑比赛。1984年11月24日,南通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成立,举行首届老年人长跑比赛。1985年,南通市人民政府转发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关于加强老年人体育工作的请示报告》,此后,各县区相继成立老年人体育协会,老年人体育活动得以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1985年南通市举办老年人、老干部运动会,有400多人参加。比赛项目有:

中国象棋、围棋、田径、乒乓球等。表演项目有武术、体操、太极拳、太极剑等。1986年11月13~22日南通承办省第二届老年人乒乓球比赛,市队获男女团体第三名,有5人获个人名次。1987年7月30日~8月9日,举办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0周年“老年人体育协会员军事夏令营”,有长跑、门球、乒乓球等7个项目,参赛运动员578人。此后,老年人体育锻炼项目也由过去单一的长跑发展到乒乓球、门球、游泳、钓鱼、驯放信鸽、放风筝、网球、羽毛球、篮球、足球、太极拳、佩剑、气功、桥牌、棋类、迪斯科等。

等多项活动,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有10万余人,涌现出一批老年体育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1986~1987年南通县的江国英连续获省第二届、第三届老年人乒乓球赛女子单打冠军。南通市队还获1987年省第三届老年人游泳比赛团体第三名,4×50米接力团体第四名,有4人获个人名次。1987年选出市级健康老人30人,省级健康老人30人。如皋是著名的长寿之乡,是国家体育总局首批命名的田径之乡,连续多年组队参加全国老将田径运动会,累计获奖牌200多块,奖牌总数列全国县级市之首。

小洋口反击战

□徐金山 张道银

抗战故事

1943年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也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关键时期,日军在兵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被迫收缩战线,如东洋口一带日伪军龟缩在栟茶据点,妄图垂死挣扎。1943年6月,彤云密布,萧瑟的寒风呼呼地刮着,小树在狂风中摇摇摆摆,呜呜地响成一片,还不到日出的时候,在深邃微白的天空中,散布着几颗星星,四处都笼罩在神秘的薄明中,新四军一师三旅七团二营完成任务后,为行军的安全,奉命连夜从东台返回苏中四分区,经过一夜的长途跋涉,来到范公堤小洋口处,全营将士疲惫不堪,许多战士鞋子跑烂了,脚后跟磨破了皮,脚趾上起了水泡,营长下令在小洋口东首堤下休息。

不巧的是,部队在此休息的情景被一汉奸发现。汉奸立即赶到栟茶日寇据点告密,得到情报的日寇欣喜若狂,认为这是歼灭我军的好机会,立即出动200多日伪军,分乘6辆卡车,带着迫击炮、重机枪,偷偷赶到洋口。当我军哨兵发现时,敌人已开始向我军发起突袭,机枪声音连续不断,冒着火光像旋风一样疯狂地扫射着,炮弹爆炸的黑色烟火冲天而起,枪声、炮声震天动地,像暴雨一样落在我军休息的地方,在这危急时刻,全营战士奋起反击,依托高低不平的堤岸,隐藏在沙土斜坡上的大树后瞄准敌人,密密麻麻的手榴弹呼啸而起,到处是子弹横飞和极其剧烈的爆炸声,好像没有底脚的火山爆发一样。在战士们的英勇反击下,冲上来的敌人一次又一次地被打了下去,始终未能前进一步。很快我军的子弹打光了,随着最后一批手榴弹的脱手,伏在坡下的战士们一跃而起,发出排山倒海的“杀”声,刺刀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潮水般冲上敌人阵地,战士们用刺刀与敌人展开搏斗,顷刻间,刀光闪闪,鲜血四溅,满地的鲜血,染红了大地。惊慌失措的日伪军猝不及防,纷纷溃退,经过三个多小时奋勇反击,日伪军丢下数具尸体,灰溜溜地逃回栟茶据点。此战我军七连连长龚炳荣(山东人)和42名战士英勇牺牲,70余人受伤。战斗结束后,川合乡党支部带领民兵,将烈士遗体掩埋在堤岸南侧树林中。

为纪念在这次战斗中光荣牺牲的烈士,1945年将川合乡改名光荣乡。1983年,纪念反清乡斗争四十周年,光荣乡政府在小洋口建烈士墓。1995年10月,全国劳动模范、老八路陆修根和老乡指导员许逢才等多名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党员、老干部、老战士,为追悼先烈,教育后代继承光荣革命传统,发起重建烈士塔的倡议,全乡党员干部、企业职工、农渔民及学校师生积极响应,在外的同志也积极捐款,全乡先后累计捐款近13万元,在上级党委和民政部门的支持下,于1996年清明节前建成,命名为“小洋口反击战烈士纪念碑”。2018年洋口镇人民政府拨款120万元,重新修缮“小洋口反击战烈士纪念碑”,2019年清明节前夕对公民开放,成为革命传统红色教育基地。